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黃公渚選註

玉臺新詠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選註者 黃公渚

主編者 王雲五
朱經農

學 生 國
叢 書

玉

臺

新

詠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(二二六六八)

學生國學叢書 玉臺新詠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捌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選註者 黃公渚

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

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*** 版權翻 ***
*** 所必印 ***
*** 有究 ***

(本書校對者毛鵬基)

緒言

玉臺新詠一書，實爲中國詩學界美術作品之鼻祖，亦爲有詩以來藝術化最昌盛時代，內中所採諸詩皆富有情感極纏綿悱惻，爲五言藝術詩文者，第一部有系統之專書，選者之藝術眼光誠可謂卓絕千古。

此書凡十卷，南史及徐陵本傳皆不載，然見於隋書經籍志，唐宋藝文志，是其著錄流傳，蓋有悠久之歷史，第一二卷是純收古體之綺麗者，第三四卷已爲艷體萌芽時代，第五六卷，是艷體潮流澎湃時代，第七卷，專載當時帝王之作，第八卷，爲艷體極盛將衰時代，而婦人之作附焉，第九卷，專載七言長短句，爲七言古詩初盛時期，第十卷，爲五言絕句及近代歌詞。

茲書自唐宋以來，風行已久，宋陳玉父云：夫詩者，情之發也，征戍之勞苦，

室家之怨思，動於中而形於言，先王不能禁也。豈惟不能禁，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、杕杜之詩，是矣。若其他變風化雅，謂『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？』『終朝采綠，不盈一掬』之類，以此集揆之，語意未大異也。顧其發乎情則同，而止乎禮義者蓋鮮矣。然其間僅合者亦一二焉。其措辭託興高古，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，自唐、花間集已不足道，而況近代挾邪之說，號爲筆墨動淫者乎？又自漢魏以來，作者皆在焉，多蕭統文選所不載，覽者可以觀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。

明趙均云：昔昭明之撰文選，其所具錄，采文而間一緣情，孝穆之撰玉臺，其所應令，詠新而專精取麗，舍此而求，先乎此者，惟尼父之刪述耳。將安取宗焉？今案劉肅、大唐新語云：『梁簡文爲太子時，好作艷詩，境內化之，浸以成俗，晚欲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，以大其體。』凡爲十卷，得詩七百六十九篇，世所通行，妄增又幾二百，惟庾子山七夕一詩，本集俱闕，獨存此宋

刻耳。虞山馮已蒼未見舊本時，常病此書原始梁朝，何緣子山廁入北之詩，孝穆濫竽簞之詠？此本則簡文尙稱皇太子，元帝亦稱湘東王，可以明證。惟武帝之署梁朝，孝穆之列陳銜，并獨不稱名，此一經其子姓書，一爲後人更定無疑也，得此始盡釋羣疑耳。

清朱彝尊云：昭明文選初成，聞有千卷，旣而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，存三十卷，擇之可謂精矣，然入選之文，不無僞製，所錄古詩十九首，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，枚乘詩居其八，至驅車上東門行，載樂府雜曲歌詞，其餘六首，玉臺不錄，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，『生年不滿百，長懷千歲憂，晝短而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』則西門行古辭也，古辭『夫爲樂，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坐愁怫鬱，當復來茲。』而文選更之曰：『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』古辭『貪財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』而文選更之曰：『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』古辭『自非仙人王

子喬，計會壽命難與期。』而文選更之曰：『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』裁翦長短句作五言，移易其前後，雜糅置十九首中，沒枚乘等姓名，概題曰古詩，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。徐陵少仕於梁，爲昭明諸臣後進，不敢明言其非，乃別著一書，列枚乘姓名，還之作者，殆有微意焉。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，爲齊梁文士擬作。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，亦後人所擬。而統不能辨，非不能辨也。昭明優禮儒臣，容其作僞，今文選盛行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。或者以爲文選闕疑，玉臺實之以人非是，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，大集羣儒討論，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，而序所云：『退傅有在鄒之作，降將有河梁之篇，四言五言，區以別矣。』注文選者，遂謂河梁之別，五言此始，鍾嶸詩品亦云，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，抑何謬歟。然則誦詩論世者，宜取玉臺並觀，毋偏信文選可爾。

綜觀以上評語，此書之價值，自不待言，而朱彝尊氏之說，尤爲識見獨到，

精確不移，最足以發明選者之深心。然世人往往好訾議艷體詩歌，以爲靡麗佻巧，有傷骨氣，遂或薄之而不爲，殊不知愛好美術之觀念，爲古今之所同然，欲求其動人之易，與感人之深，故發爲哀艷之詞，雖多半託於征人羈旅思婦孤嫠之所謳吟怨慕，而其攬物寄興，風花雪月，各因其所處之境，以寫其感觸之不同，大抵意在言外，使讀者體會於無形，而不以排比對偶傷其氣，彫文刻鏤掩其真，故能推陳出新，幽竊曲折，渾灝流轉，無美不臻，無變不盡，無格不備，使人者恂悅迷離，神搖志奪，莫可窮其涯涘，非若錯采鏤金，徒取眩人耳目，究其旨趣，茫然莫知其所歸宿者，所得同日而語也。讀者能專心致志，熟翫深思，自有探討不窮之勝境，涵咀既久，以之爲詩，則凡所謂甜熟之口吻，油滑之腔調，生硬晦澀之意義，填砌堆垛之弊病，不煩滌蕩，自不能奔湊筆底，此可斷言者也。

古詩之興，自三百篇始，及風雅之亡，於是一變而爲屈原之離騷，再變而爲西漢之五言，故五言詩者，實祖述三百篇，而變離騷複雜之辭，以別爲一體，班孟堅云：『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，於是有代趙之謳，秦楚之風。』徐伯魯云：『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，造爲詩賦略，論律呂以合八音。』蓋變樂府爲五言，此其時也，樂府既有五言，於是枚乘蘇武李陵之作，相繼崛起，遂爲五言古詩之首。而七言之興，亦導源於漢武，古文苑云：『武帝作柏梁臺，詔羣臣二千石，有能爲七言詩者，乃得上坐，自梁王以下，作詩者二十五人。』後世以爲七言之始，是已然，柏梁體製，實爲聯句之宗，而非人全篇之作，至後漢張衡作四愁詩，而七言之體益著，溯厥本源，蓋亦變詩騷之體而爲之者也。五七言詩之興，既如上述，然聲調格律之變化，實歷魏晉以逮宋齊，泊乎蕭梁，而後至盛且備。茲就本編所選之詩，將其源流派別，及作

者之得失，間採舊說，參以己見，略述於次，以供讀者之研究。

古詩觸物比類，抒寫性情，雖不事雕飾，而溫麗真摯，彌不可及，其妙處全在怨誹而不亂，深得小雅之旨，故覺去古未遠。

七言歌辭二首，極沈博絕麗，剛健婀娜之致，然以比之古詩，其朴質奇警處，相去已遠，殊不似兩漢人手筆，而真氣流轉，風骨凝重，亦非六朝人所能爲，意者其魏晉間之樂府乎。

枚乘雜詩，其源出於國風，敦厚溫柔，淵雅純正，故味淡而實腴，聲希而彌遠，爲五言者，必以此爲正宗。

張衡同聲歌，穠艷在骨，而不淪於猥褻，蓋意有寄託，語特婉至，而其氣又足以包舉之，其體製則源於楚辭，純從美人香草，脫化而出，然已開六朝艷體之宗派矣。

秦嘉贈婦詩，語語皆從至性中流出，雖似平鋪直敘，而哀音促節，淒厲絕倫，蓋源於李陵者也。徐淑答詩，則本於國風，故能以沈痛之筆，達其幽憂悱惻之思。詩數曰：『秦嘉夫婦，往還曲折，具載詩中，眞事眞情，千秋如在，非他託興，可以比肩。』此說雖微有溢美，然就詩論詩，尤爲實寫派之創作而無愧矣。

徐幹室思，雍容閒雅，首尾一氣呵成，其體裁源於古詩，其章法則自三百篇得來，其造句新穎處，已開六朝人門徑不少。

繁欽定情詩，妍麗而不失之於薄，複雜而不失之於碎，洋洋灑灑，跌宕縱橫，有『詞源倒流三峽水，筆陣橫掃千人軍』之概，自非工夫獨到，筆力有餘者，不辦，其源雜出於詩騷，故能於五言中別樹一幟。

魏文帝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，悽怨動人，是學枚乘而得其神似者。七言燕歌行，雖源於柏梁體，而磅礴凌厲，雄健渾成，自張平子四愁詩

以來，允當推爲傑作。

劉勰妻王氏雜詩，雖只三韻，亦復風致楚楚，持以較之徐淑，已有古近之別，然情深一往，怨而不怒，猶爲不失古詩之遺響。

曹植之詩，源出於國風，詩品謂爲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羣。」其推許雖未免過當，然以植所處之境，摧頹怫逆，憂讒畏譏言之，而能矜平躁釋，在在流露其忠愛悔懼之誠，以斬得保首領而歿，其用心亦良苦矣，故其樂府雜詩諸什，環譬託諷，皆具小雅怨誹之致，魏晉以來，能知此義，動輒契合者，殊不多見，固當爲植首屈一指。

阮籍源出於小雅，詠懷詩，倣詭雄奇，艷逸奔放，如天馬行空，不受羈勒。傅玄，五七言多規模樂府，鍾嶸稱其「繁富可嘉」，然華而不縛，斯爲難能而可貴。

張華「源出於王粲，其體華艷，興託不奇，巧用文字，務爲妍冶，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」詩品之言，尤爲篤論，然其短篇諸作，精警超妙，絕無泛響，足爲學者之矩矱矣。

潘岳文藻清綺，源雖出於王粲，而密緻華贍，殆欲過之，內顧詩，情文相生，章法峻整，最耐人玩索。

石崇王昭君辭，敘次明淨，哀音激楚，殊不似富貴人語，雖與潘岳同出於王粲，而所得有剛柔之異。

左思源出於劉楨，典重精切，風骨遒上，嬌女詩，寫小兒女情狀，歷歷如繪，而不落於纖瑣，以其才大氣盛，故足包蘊一切耳，杜甫北征詩，已用此體，至李商隱之驕兒詩，尤刻意摹倣焉。

陸機源出於曹植，其擬古之什，綺密瓌妍，時有巧思，樂府諸篇，波瀾壯闊，

氣體高華，直駕傅玄而上之。

陸雲源於曹植，而兼有王粲之體，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，雖立意諷刺，語卻含蓄，頗有風人敦厚之旨，詩品謂『清河之方平原，殆如陳思之匹白馬』信矣。

楊方合歡詩，蓋奪胎於同聲歌，故其謀篇造句，猶有古音，然以例之張衡之作，尙隔一塵，置之齊梁，則又爲佼佼者焉。

王鑒七夕觀織女詩，詞條豐蔚，蓋學陸機者也，而排比對偶，已近謝惠連王僧達一派。

曹毘夜聽擣衣一篇，不假修飾，純用唱歎之筆寫來，自然沈著，是學王粲而得其清剛之一體者。

孫綽情人碧玉歌，風流旖旎，千載之下，口吻如生。

王獻之情人桃葉歌，語雖平淡，情極纏綿，妙在清而能腴，直而不野，此境殊不易造。

桃葉答王團扇歌，脫口而出，姿媚橫生，然悽怨之情，溢於言表矣。
王微雜詩，清暢整潔，詩品謂其源出於張華，信而可徵。

謝惠連，洋洋精綺，微傷於辭，其源蓋出自陸機，擣衣之作，情致纏綿，已爲齊梁艷體之先聲矣。

劉鑠代行行重行行詞藻，亦自暢茂，其體則源於陸機之擬古，而工力不逮焉。

王僧達，源出於張華，故流靡自妍，七夕月下詩，屬詞造句，務爲烹鍊，然其篇章格調，已爲五律之濫觴。

顏延之，「其源出於陸機，尙巧似，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，動無虛散，一句一

字，皆致意焉，又喜用古事，彌見拘束，雖乖秀逸，是經綸文雅才，雅才減若人，則蹈於困躓矣。』詩品之言，可謂平允。

鮑照源出於張華，兼有張協之體，驚才絕艷，超邁羣倫，筆力之獨到處，直欲上追建安，其五言思能入巧，新聲秀句，在在有之，而七言尤爲挺拔閎肆，以六朝之大，惟照一人而已。詩品稱其『得景陽之諷詠，含茂先之靡嫚，骨節強於謝混，驅邁疾於顏延，總四家而擅美，跨兩代而孤出。』誠足以當之無愧。

吳邁遠長相思，清麗芊綿，饒有風韻，其源頗與陸機爲近。

宋孝武帝丁督護歌，著墨不多，亦自幽咽。

鮑令暉詩，詩品謂其『嶄絕清巧，擬古尤勝，唯百願淫矣。』此評實爲精到，雖其端重沈摯，遜於徐淑，而詞采華美，足與劉令嫺敵。

王融，文情並茂，頗似謝惠連，詠琵琶之作，不但狀物工緻，其格律之嚴整，

音節之諧亮，已駸駸乎大備五律之體矣。

謝朓源出於謝混，綺密之中，饒疏秀之氣，故自不同凡響，其五言絕句，朗潤幽折，最足爲法。

釋寶月行路難，聲情激越，一氣流轉，在六朝七言中，亦爲能手，詩品云：「是東陽柴廓所造，寶月嘗憩其家，會廓亡，因竊而有之，郭子實手本出都，欲訟此事，乃厚賂止之。」然徐陵在彼時，何獨不知其事，而仍以歸之寶月者，亦必有所據，今不可詳考矣，因附著於此，以備一說。

江淹詩，骨氣高古，旨趣淵雅，頗有變化不測之妙境，本編所選三詩，皆其規摹前人之作，古離別班婕妤二首，雖相去尙遠，然胎息之深，神采之王，殊不在陸機擬古以下，休上人怨別一首，明艷俊拔，實出湯惠休怨歌行之上，詩品謂「文通詩體總雜，善於摹擬」信然。